

浪女回归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浪女回归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是巴西当代最著名的作家若热·亚马多。作品围绕牧羊女出身的季叶塔浪迹风尘二十六年后的衣锦还乡以及她在故乡短暂逗留期间所发生的事件，描写了巴西偏僻小镇阿格列斯捷的人民为反对环境污染、保卫乡土而展开的一场斗争，揭露了跨国公司及其代理人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和他们用选票、金钱、美女收买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等，借以达到在阿格列斯捷建立一个有毒工厂的目的所进行的种种肮脏活动，热情歌颂了季叶塔及该镇广大居民真正爱国爱乡、敢于起来跟跨国公司及其服务的官僚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作品悬念多，故事生动，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丰满，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可读性。

浪 女 回 归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陈敬咏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沔阳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2插图 270,000字

1986年元月第1版 1986年元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

统一书号：10107·459 定价：2.10 元

译者前言

巴西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若热·亚马多，一九一二年八月十日生于巴西巴伊亚州南部伊列乌斯市郊的皮兰吉镇。十九岁时，他就发表了第一部小说《狂欢节之国》，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

若热·亚马多不仅在当代巴西文坛享有盛誉，而且也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和国际声望的作家，一九五〇年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一九五一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早在五十年代，他的三部连续性长篇小说《无边的土地》、《黄金果的土地》和《饥饿的道路》就被译成中文出版，他是解放后最早被介绍到我国的少数几位拉丁美洲作家之一。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七年，他曾先后两次访问我国。在访问中，他赞扬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表达了对我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若热·亚马多是一位多产作家。在他五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已创作出了二十多部小说，还有诗歌、传记、剧本、游记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多部。他的作品已被译成近四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九五九年获得了巴西文学院院长院士的称号。

他的作品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里，先后创作出了题材和内容迥然不同的两类作品。一类是从三十年代起至五十年代中期的作品，其中以《可可》、《汗珠》、《无边的

土地》、《黄金果的土地》、《饥饿的道路》为代表，它们都以巴西城乡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为题材，生动地描写了农民和失业雇工们的悲惨遭遇，艺术地再现了本世纪初巴西城乡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压迫，为人民伸张了正义，对剥削制度，特别是大种植园制度进行了有力的谴责和鞭笞。而以巴西第一大工业城市圣保罗的工人阶级在巴西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自由在地下》，则是他这一时期的顶峰之作。

另一类是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有《死神与金卡斯·贝罗达瓜之死》、《堂娜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斯蒂塔》、《加布里埃拉》、《浪女回归》(原名《来自阿格列斯捷的季叶塔》，有的译为《乡姑蒂埃塔》)和《制服，巴西文学院院长士服，女人睡衣》等。这些作品，无论是题材和内容，还是所刻画的主要人物，与他前一时期的作品，都有明显的不同，过去所着力刻画和塑造的农民、雇工和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已为妓女、流浪汉一类人物所代替，主题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作者认为他的作品“基本上是统一的，基本立场，即站在人民一边的立场是一贯的。”

《浪女回归》，一开始就写浪迹风尘二十六年的牧羊女季叶塔，蓦然间衣锦荣归回到乡间，荒凉的海滨小镇阿格列斯捷顿时活跃起来，死寂般的生活中突然掀起层层波涛，涌起阵阵涡旋，由于每一涡旋都紫连着主人公的吉凶难卜的命运，而这主人公的形象又极真切可信，于是读者便不由自主地关切和悬念着小说人物的每一行程，为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产生一种一气读完的愿望。

这部小说何以具有如此强劲的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其原因是否可归结为，亚马多善于通过生动情节塑造出丰满的人物形象？高尔基把情节称作“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①。也就是说，结构情节不仅是技巧问题，而且关系到刻画人物性格以至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表现真善美的问题。

《浪女回归》原名《来自阿格列斯捷的季叶塔》。作者通过“浪女回归故乡以及在她短暂逗留期间所发生的事件的故事”，描写了巴西东北部偏僻小镇的人民为反对环境污染保卫乡土而展开的一场斗争。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是以在这场斗争中所持态度形成两个对立的营垒：一方面是季叶塔和人民群众，内含以若纳斯为首的渔民们、退休海军司令官达里奥、邮局职员卡尔莫津娜女士及其母亲米卢夫人、神学校学生里卡尔多、诗人巴尔鲍扎、工程师佩德罗·帕尔麦伊拉等等，而与之对立的另一方面则是“勃拉兹坦尼奥”的老板及其代理人、部长、议员、律师以及自诩为进步复兴的“领袖人物”的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等。通过这两个营垒的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揭露了跨国公司及其代理人的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他们用选票、金钱、美女收买政府官吏、国会议员、著名律师、新闻记者，甚至地方政权的可怜的小公务员；他们在妓院这个“避难所”里密谋划策，接受贿赂；他们控制舆论，欺骗公众；他们造谣中伤，陷害好人；而这一切肮脏的活动都是在高喊“进步”、“巴西利益”、“造福人民”等口号下进行的，并且个个自称为祖国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因此，作

① 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35页。

者在故事还未展开前就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谁在这事件中才是真正的英雄，谁真正地为祖国和人民的幸福而斗争？”发生在小镇上短短几个星期内的事件确凿地证明了那些腰缠万贯、高喊捍卫祖国和人民利益的垄断资本家们，那些官高禄厚、以人民的代表自居的议员、部长、州长们，却从来不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中。而真正的英雄的桂冠，作者则赋予小说的女主人公牧羊女季叶塔和起而斗争的阿格列斯捷的各阶层的居民。

一九五九年，亚马多在当选巴西文学院院士时宣称：“至于我，我寻觅过坎坷之路，寻觅过面对贫穷的人们和受压迫的人们、面对无法享受社会财富的人们的义务之路——我想竭尽全力地表达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夙愿、他们的希望……我想用他们的土壤来揉出我的书中的人道主义，以他们作为我的创作对象并为他们而创作。”“来自阿格列斯捷的季叶塔”正是作者心目中受压迫、受欺凌的妇女。她被世俗偏见赶出家乡、被社会打入底层，经历了人间沧桑，她虽然沾染了那种非人的生活环境中的和上流社会的一些恶习，但心底却珍藏着牧羊女的真正的人的品质和感情：对故土的热恋和对乡亲的关注、见义勇为和富于同情、临危不惧和敢于斗争、聪明美丽和豪放不羁。季叶塔的形象反映出巴西被压迫、被欺凌的妇女的悲惨命运，这是亚马多创作的有力的一面。当然，这个值得同情的人物究竟不是当代巴西现实生活中寄托着未来希望的真正英雄，这与作家三十年代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时塑造的著名三部曲中的人民战士的形象是有着巨大差别的。

这本小说情节结构上的特点，正如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七日发表的亚马多回答巴西圣保罗《文化报》记者问中说过：“我

关心的是如何用最好的方式把故事讲出来，如何使人们能很好地理解它。”在《浪女回归》的故事情节中，作者选用的“最好的方式”，大体是悬念的设置、波澜的起伏、性格的对比、前后的照应，从而使读者开卷之后不忍释手，可以说达到入迷的程度。

小说开头，浪女季叶塔“死”而复生，衣锦还乡。她豪华脱俗、一掷千金的慷慨；无视宗教习俗、放浪形骸的举止以及随带回乡的“养女”的艳丽等等已经震动了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再加上季叶塔轻易地解决了水电站向小镇输电的久悬未决的难题，使乡亲们慑服。季叶塔与豪门权贵的熟稔，为家乡亲人带来的福音以及她冒死从烈火中抢救乡邻老妇，使得人们把她与主教堂中的圣安娜与圣女贞德并列，浪女成了家乡的明灯、亲人的骄傲、真理与正义的化身。但女主人公飘零他乡的身世对亲朋戚友、家乡同胞说来是一个“谜”，而对读者说来这一切却是一清二楚的，因为作者在小说开头便冷峻地把季叶塔的不幸际遇作了交代：这位被尊为荣誉团长的遗孀、大企业主的季叶塔出走他乡的二十六年来过的是一种血泪斑斑、屈辱卑贱的生活，她沦落到下等妓寮，甚至卖笑街头，后来才被招揽进高级妓院，夤缘富豪，最终当上了青楼女东。她带回的“养女”列奥诺拉也只是她当年生活的缩影。季叶塔渴念家乡旖旎的风光：壮美的海滨、白色的沙丘、绿色的椰林、清新的海风、纯净的空气，幻想暮年在海滨养老，购置一块栖身之地。故乡阿格列斯捷这个小镇虽是个还没有完全被都市的瘴气毒化了的“干净”的一隅，这里的人们仍然保留着一定的传统观念和宗教习俗。这样，由于季叶塔“母女”的际遇、身份是个“谜”，由于她们抱着一个

美好的幻想，因此她们越是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待如贵宾，甚至“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她们的处境也就越加危险，她们“可耻”的经历和“下贱”的身份一旦暴露，她们的美好幻想必遭无情的打击，她们不仅不见容于社会，而且也必然受到某些亲属的唾弃。于是，这种“表里不一”、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就给读者造成一个强烈的悬念，作者正是让读者怀着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随同主人公的喜怒哀乐一口气读完这部长篇，取得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长篇小说的情节结构，艺术大师们各有其匠心独到的经营，但现实主义的作家总力求在作品中为物性格的展现提供水乳交融的广阔天地、尽可能地使人物的命运和时代的风云相结合。亚马多在《浪女回归》这部小说中，从浪女回归到再次被逐出家园的短短一段时间里，显现出一幅活生生的、饱含着作者强烈爱憎感情的时代图景，从而引起读者对生活 and 人物命运的深思叹息。作者扣紧牧羊女季叶塔回归故里的一段经历，以此作为故事的杠杆，构成一个小小的视角，从这里显现出海滨小镇形形色色的风尚习俗、人情冷暖，而且更清晰地反映出首都圣保罗、州首府萨尔瓦多上层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的真情实景，并且进一步剖析了跨国公司资本巨头与政府议会的勾结丑剧，从而使作品表现的广度大大延伸。小说从隆重迎接“富孀”回归探亲以及未来的镇长阿斯卡尼奥为小镇的照明用电的奔波、对“养女”列奥诺拉的钟情，直至跨国公司染指海滩将阿斯卡尼奥收服，造成小镇居民的两军对垒，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步紧似一步，腾挪跌宕，从而开合自如地描绘出“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表现出生活

中和心理上的一系列波澜，有血有肉地塑造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同典型和性格。

亚马多在编织故事、谋篇布局中比较注重对比手法的应用。他重笔浓彩地在冷热对比中展现人物的性格，善于把不同的人物，置放在同一个特定的场景下揭示他们截然相反的思想、态度和情操，深刻而具体地凸现出不同人物的灵魂世界，有力地挞伐了形形色色的丑恶。小说开头浪女的一姊一妹，因为收不到季叶塔的信件和汇款，处于焦虑不安中，但两者却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揣测和谋断：大姊佩尔佩图阿执着于遗产分配的涉讼；小妹埃莉莎满含深情地思念，两个性格迥异的姊妹的精神状态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后来在描写“养女”列奥诺拉和镇公所秘书阿斯卡尼奥的爱情纠葛上，则细致而又真实地进行了强烈对比：前者虽为“娼门弱女”但又不乏纯真之爱及献身精神；后者自诩为促进阿格列斯捷复兴进步的“领袖人物”，始而懦弱被动，继之受宠若惊，终则把心爱的人弃为路人，他本人嫖妓狎媚心安理得，但一旦发现心目中的“名门千金”原是沦落风尘中的穷家女子，立即道貌岸然以卫道者自居，痛斥列奥诺拉的下流。到底谁下流，谁高尚，作者的褒贬泾渭分明。作品中还把许多决定国家、地区命运的重要决策人的活动安排在“议员避难所”这个风月场中描写，让大人先生的慷慨言词和卑鄙行径进行对比；让道貌岸然、放纵恣肆的达官贵人和受尽屈辱但天良未泯的风尘女儿形成对比；让天堂和地狱，德行与阴谋对比；让人（尽管有各自的欠缺）和鬼（尽管披着各色的画皮）对比。于是，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就愈加清晰，人物也便跃然纸上。

小说在谋篇布局时还特别注意了首尾及章节的相互照

应。每一波涛的兴起都有作者预留的伏笔，季叶塔出现于身居丧服的欢迎队伍前的一瞬间，她忍俊不禁的一声怪笑，便暗暗地透露出任何矫饰也改变不了季叶塔的性格，从而也改变不了她在小镇的可悲结局。小说中的每一次波澜的兴起和消失均呼应着新的波涛，直到矛盾达到了顶峰：全镇营垒分明地形成两股强劲力量，既有宣传的攻势又有武力的抗争，斗争达到白热化时，百万富翁的继承人列奥诺拉向阿斯卡尼奥吐露真情，报出季叶塔和自己的底细，最终地断送了她们在荒漠小镇的宁静的休憩时光。这一切发生在此时此际，却并非突兀之笔，因为列奥诺拉早在定情之夜就极想向自己的心上人推心置腹地吐露底蕴，只是由于阿斯卡尼奥自以为掌握了全部真情，热切而多情地打断了列奥诺拉的倾诉。因此，发生在阿斯卡尼奥卧室中的一切便显得真切可信。在情节结构上的前后照应能使全书结束时，小说中的人物及其所依存的生活、时代成为水天一色的艺术整体。读者掩卷深思，也常会叹服作品的精巧而又浑然的艺术构思，得到一定的艺术享受。

当然，亚马多的这部长篇小说，在一些章节的描写中较多地渲染了两性方面的关系，其中特别是对季叶塔与里卡尔多的乱伦关系、里卡尔多在两性关系上放荡不羁的描写不仅过分露骨，而且情趣比较低下，是一种败笔。（因此译文稍作了一些删除）。这不仅影响了主人公季叶塔的形象的塑造，同时也影响了这部小说的美学价值，表现出作者创作思想上的局限。

“这儿是消磨余生的极好所在。”

（商品推销员对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的褒赞）

“……这是些变大海为污泥坑的人们。”

（法官维利叶塔在宣判意大利蒙泰季松公司经理们刑期
时用语）

周围谧静而寥寂，河水流向浩瀚大海，大海展伸在俯瞰着芸芸众生兴衰盛亡的晴天朗日之下。一个赤脚姑娘象只小山羊似的向山峦般地耸立着的洁净的沙丘上跑去，姑娘脸上漾起太阳的光焰，耳边风声呼啸；她飞奔着，把紧追在她身后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强壮汉子撇下了相当距离。

那汉子扯着草帽，生怕帽子被风掀掉，一面气喘吁吁朝沙丘上爬。他鞋子陷进沙堆里，阳光眩目，海风利刃似地刺人。这汉子汗流浹背，欲火中烧。

汉子嘴里嘟囔着，嚷叫着，但是他的话音传不到姑娘耳边，它们沉没于沙丘之中，随风飘逝。姑娘什么也听不见，但料想得一切，于是就以叫声相答：

“咩一咩一咩！”那些她放牧着的山羊也正是如此咩叫的。

引逗的唤声传到这经商的中年汉子的耳畔，证实姑娘正在近处，汉子便鼓起劲头，朝前狂奔。姑娘凝神盯视着，伫守着。

河的尽头，便是大海，姑娘的眼光碰上了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在期待、困乏而又略带惊怯的这一刻，使人目眩的无垠的大海仿佛成了为她备就的一张新婚合欢床似地深深刻印在她心头。河岸那边是美丽、平坦的海滨沙地，地名叫瑟科，这儿海水轻柔，不远处有座大渔民村，村里有小店铺、小教堂和学校。渔村座落在山岗之下，高高的山岗的另一侧，抗御着海洋的自然力的冲击，挡住了浪涛汹涌。大风日复一日地涌送来极其纯白的、极其细微的沙粒，它象是为着装扮曼格一瑟科沙滩的罕见的旖旎风光专门筛选出来似地。巴伊亚^①就诞生在列阿尔河喧嚣不止地汇入大海的这一地带。

河这边十来间破旧房舍里也住着一些渔民，它们随着风沙的侵袭而迁徙。白天，妇女们在浅滩上捉蟹，男人们则在海里撒网。有时他们出海捞取稀罕玩意，驾着他们坚实的船只亡命地搏击着山丘般的浪峰，驶到远离岸畔的海面去接应约定的海船和纵帆船，赶在夜幕中把走私商品驳运回岸。

专搞投机倒把的商贩则驾着摩托艇来这儿把装有瓶酒、香料、成段的意大利绸缎、英国开司米和亚麻以及其他物品

^① 巴西的一个州。

的货箱运走，并且把随艇带来的面粉、咖啡、白糖、卡沙萨^①作为有限的犒赏。

姑娘让汉子捱近自己，随即又沿着沙丘的斜坡飞奔，站在高处发出企求而又懦怯的山羊的呼唤声。姑娘不知道另外的表示爱慕的方式——不论是言语，还是音响；今天她刚听到母山羊撩逗带头羊——山羊伊纳西奥时，就是这么咩咩地呼叫的。就在那一刻，这商人到了跟前，约她上船逛海，于是姑娘接受了——在河上行驶二十分钟，沿着美妙的曼格-瑟科沙滩在波涛起伏的海上又晃荡了五分钟。怎么能拒绝说“谢谢，我不去”呢？假话！使她神往的绝不是河畔和海上的漫游，甚至也不是这些从童年起就令她如此喜爱的沙丘。姑娘不想故作姿态。从前她曾经多次拒绝过这类的邀请——中年商人早就缠上了她——，但是这一回她回答道：“去吧，”因为她深知此行的后果。但是，当姑娘感觉到对方是如何紧紧握住自己的手时，突然又吓坏了，一种恐惧的情绪攫住了她。可现在她站定了，再不想跑开。

牧羊姑娘季叶塔在曼格-瑟科沙丘上于海水与汗流、砂砾与熏风的交融中领受了男子汉的风情。

① 用甘蔗汁酿制的一种巴西饮料。

第一章

季叶塔的死亡和复活，或名浪女

首先，我不得不先声明一下：下文所述事实的准确性本人不能负责，因为我不可能火中取栗，只有疯子才这样做；也并非由于事隔十余年，主要原因是各人有各自的真理……

这个事件十分矛盾、荒诞不经而又错综复杂，它从边区荒镇远远传到州首府——其间经历了二百七十公里的破弊不堪的柏油公路和四十八公里盖满钻入皮肤用上等肥皂也难洗净的红沙尘的乡间土道——，并且刊载于州首府报刊上。

我的叙述源于不同的人所提供的 facts。如果我有时也发表一点个人见解，那只是因为我对震撼世界的时代的社会动荡和风暴很难无动于衷。但本人历来谨小慎微，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谨小慎微总是受到普遍的推崇——这是种生活必需的品质。

当在这部长篇小说末尾打上句号时，有一件事我想实实在在地弄清楚，并期待读者们的帮助，——我提出如下的咨询：请告诉我，谁在这事件中才是真正的英雄，谁在真正为祖国和人民的幸福而斗争？大家都会以祖国和人民的名义说话，每一个人都把自己说成是祖国和人民的热忱和无私的捍卫者。但是，我们将会看到，那些从来不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中的机灵鬼们，一个个都能腰缠万贯。

请告诉我，在这个我才开始理出头绪的错综复杂的事件中，谁配得上以其名字来命名街弄、大道或者广场，谁值得著文赞颂，获得荣誉公民的崇高称号，谁能被宣布为英雄？

英雄——这是深受人们尊敬的高尚的称呼。

佩尔佩图阿两手交叉地放在扁平的胸前，从披肩到便鞋一律黑色——从丈夫去世那天起一直服重丧——，她从坐椅上挺直了身躯，压低嗓门，说出悲观的推论：

“她会不会突然出了什么事？”说着转向妹妹悄声道，“会不会失踪了？”她那粗直的耳语听来有些气岔，“怎么，她会不会死掉了呢？”

埃莉莎正被沉重的预感压抑着，不由一哆嗦，擦盘子的手顿时停了下来，她在最近漫长的两天两夜里力图驱散使自己十分紧张苦恼、废寝忘食的恐怖的预感，但是枉然。

“哎，我的主啊！”

佩尔佩图阿抚平精心熨烫的波纹绸裙，解释说：

“你算算，今天是二十八号，近月底了。来信总是每月五号前后，喏，特别情况下——十号前后总有信来的。她肯定死了！”

埃莉莎就是在忙于早晨的家务事时也容貌动人，这黑姑娘脸蛋儿浅嫩，双眼倦怠，嘴唇圆润。皱巴巴的、普通的旧衣着显出她匀称健美的身段、丰满结实的臀部以及富有弹性的乳房。她惊慌失措的双眸里闪烁着探究的眼光。埃莉莎在姊姊的脸上搜寻着除了担心金钱以外的任何其他感情的踪迹。但是毫无所获——佩尔佩图阿显然不因为预测季叶塔可能死亡而焦虑，她担心的只是汇票的命运。每月定期的汇款

的中止当然也使埃莉莎焦急：她不仅失去了必要的财源，而且她们两人还得分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哪来的钱呢？可怕！但是，决不至于，天主不会允许的！

可怕，当然了，但更加可怕的灾难还在后头。最初的恐惧为忧伤所取代，心都揪紧了。如果她真死去了——那么，不仅汇票，甚至一线希望也都破灭了，命中注定她们将一贫如洗。安托尼叶塔①……她是埃莉莎同父异母的姊姊。埃莉莎是老泽·埃斯捷维斯以惊人之举娶来的后妻所生——埃莉莎一点也没留下有关季叶塔的记忆，她对后者知道得太少了。

埃莉莎在不久前，尤其是在自己婚后，把远在外地的姊姊想象成一个慈善的菲亚②、童话中的女主人公——她的模糊不清、几乎是不真实的形象获得了具体的特征，清晰地体现在每月的汇款和不时寄来的礼品中。埃莉莎把一切都揉合在一起：耳闻的只言片语、父母的解说、一包包几乎全新的衣服、假如提及她丈夫的话——罗马教廷荣誉团长、杂志上她的照片、短信中又粗又圆的字迹。这是些淡然漠然的信函，其内容归纳起来无非是些关切老人、姊妹、外甥等等之类的话语。内容空泛，词语冰冷，虽然除了汇票外也带上些拥抱、亲吻的字眼，而来信经过邮局辗转多日还散发出香水味儿。所有这些逐渐地凝聚成姊姊的形象——生活在富裕幸福的世界中的愉快、美丽、善良的菲亚。一当埃莉莎幻想到无忧无虑、轻松愉快的另一种生活时，这个形象不由就来到眼前。安托尼叶塔死了，那么将留给埃莉莎什么东西呢！印有照片的杂志，仅此而已。天哪！要这些杂志又有何用呢？

① 这是季叶塔的正名。

② 西欧神话中的仙女，有的给人们带来幸福，有的带来祸害。